



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王弘

子錫 曾孫融

錫子僧達

弘弟子微

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 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王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賣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



東川電國書
氏書回南書

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
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
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
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
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
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
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德並撰辭欲盛稱功德
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卽位以定策安
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
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

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任中
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太旱弘引咎
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
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
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
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
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
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庶每至詰譎輒有情誑若常
聖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
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
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譴取罪其奴容庸何傷邪無

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四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冒利五匹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下十七爲全下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斂容而已既而弟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旣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

既造次必存禮法又輕率少威儀何也

帝廟庭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聘接語欣歡必無所諱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旣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聞者悅伏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

僧達弘少如此
南史當別有
行既僧亮
子皆不遊耶

弟僧行位侍中僧行弟僧達

僧達是錫之弟當有諱字何

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闇訟不失一旬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閒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狎作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遂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

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三武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為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下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

及大訟白題
論以監本改

碎安可以沒沒求。泚師伯不答。遂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疑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

以婦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嗚呼。人路慶之。都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坐。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閣。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嘗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閣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

考武罪狀僧達語
言其居處高閣
附載蘇寶以終其
事南史不載語也
則蘇寶不必附也

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
知高閣謀反不即聞啟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為廬
陵內史未至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

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融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

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齊武帝求

自試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

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楊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

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

琅邪城堦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

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王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見融

年少問王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元

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

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

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

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異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

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駒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

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

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王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

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

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

於名科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矚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

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

延年上當有
融字

不知許。其且食蛤蚧。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
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
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乏八騾？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
將軍軍。至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
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融特爲謀，至武帝疾
篤，憂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
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
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
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當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
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
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

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
鬱林深怨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
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若求將領，
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
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
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谷。融辭曰：囚賈頑蔽，觸行多愆。但
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脊
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
林安陸王曲垂眄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但簡先朝令，豈大羊乍
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
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

憲勅下齊有若事
實無微差對有在
九死之日無恨泉壤
宜補

頰舌之內不容無玉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
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作之情夙宵競
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
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劫融被收朋友部曲
參問北守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
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
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大學生會稽魏準以才
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大學生虞翻立國竊
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敢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
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世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
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為始興王友

艾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
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
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表淑見之
謂為訐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
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
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
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
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厨尋書玩
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
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
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
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

監本作都
無李政
此亦無故

蕭微之
必欲殺融
乃云固爭何
再香齊
齊書本傳
無李政
壽長可知

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
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
曰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遠字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
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
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
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
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
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
薦之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
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且是愛閒多病耳經
贈儉詩云汝家在門市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

畫作市門

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
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
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
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相約彈之
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
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
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
頗不儉俄然為百姓所訟又為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
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始無愧色時
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
中為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

梁作餘姚
今
儉疑作檢

作唐侯相梁作相
東主引為語議
梁帝作唐今當從

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為中
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
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
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
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為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之猷字世
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
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
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
為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
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潔已為政妻子不免饑
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

以討逆為作亂何

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
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
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明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
術射碁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柳孺曇首虞字休
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各位新安太守柳孺事列於前
曇首別卷

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位給事
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
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
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
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
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

遠當作達

其意多行

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

瑒字子璣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二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

以陳郡表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關

宋書王宏與劉穆之同卷而論不及宏李延壽一切論皆襲用舊史之文至此篇則居然自下筆矣

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孫儉 曾孫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訓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巳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

帝帝曰並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

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

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

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

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

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

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

西川史圖章 氏圖印南

及古閣

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
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力在平乘戶
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
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
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
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
丞傅隆旨下曇首曰既無異狀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
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
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
土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
曇首等會議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
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

獸當作虎

異當作墨

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
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以
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
憂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
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
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
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
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
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
饗文帝子僧綽嗣

赴當作起

僧綽幼有大人之度眾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
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

遺侍中三字當在
咸盡其分下求又
有任以機密四字

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
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
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
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益姻戚
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儼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
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大相付
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
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泚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
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變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
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
欲立南平王鐸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
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難密

湛之下當重
港之三字

與字上當
有應字

僧綽情不早死致
愍侯之謫不得兼
用一思字也

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
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
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
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為尚書上省
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劾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
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
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
為周顛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
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
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

借得尚東陽
謀全此云武康當有

時賢必不為此

論唱此錄劉
誤謂不該何

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見無名政恐名太盛取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丹楊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始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為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一

齊字衍文
齊無此字

奉當作太

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言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能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各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欵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且必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開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懷

南史卷二十一

四

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
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
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
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議草創衣服
制則未爲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
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齊國侍臣有貂之明
交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文宰府之明文又疑
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
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
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
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
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

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
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况
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
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
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
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
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幸有事南
郊卽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幸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
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
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
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

嚴峻誦孝經仲
天唐張昭以變志
部必誦君子之事
上章見昭傳何

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
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
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
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
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
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
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
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
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
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

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
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
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
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十
五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
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弘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
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
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
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
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
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族今聖
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

鎮軍下當
有將軍二
字

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
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
前為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
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
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
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
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
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
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
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
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

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
目為十三卷朝議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
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
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
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
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
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
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
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
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
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

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
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
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
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
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
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
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
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侄皆嬪王尚王朔望來婦輜輶填咽非
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是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
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
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

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嘉末召爲侍中不拜三
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
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
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
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卽玉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
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
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
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
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
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
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
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陳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為本州迎王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救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

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求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

魏尅江陵入長安

陳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陳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陳及東海王僧孺除陳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為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幼本字稚梁書陳
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

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系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陳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

梁無文字

魏書作補

幼宋書作稚

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行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耶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作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陳陳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陳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輔國子生問說師表昂昂曰久籍高各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表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詩云且奭匡世功蕭曹佐昨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

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綽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駢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

若同歸九臬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侄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各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曼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

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

僧虔下當重字

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問所存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熹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卽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任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

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
儉卽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
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起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
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
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
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
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
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
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
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
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騮前更征西翼書少

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
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
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
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
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
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
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
書尤善正乃不稱各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
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
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
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

三僧戒子書
其大意可謂南史
刑部多不得其意
當從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其書書補正

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
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
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
儉為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
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
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
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
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
助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
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
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
耳吾在世雖之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入或以

崇賢疑
技能下有脫

就字下有
脫文

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
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
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
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
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植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
有感故略叙胃懷子慈

虎字改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
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
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
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

香巨

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

劉秀節者
以宋宗室
齊高祖
武帝
高祖
高祖
高祖

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諡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竝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

友下有脫
西並字衍

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諱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三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華大理以泰為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

寇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

吏部下宜
有即事二
字

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
人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
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
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
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
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
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寇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
葉接作服之僞悶不署各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
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位中書令天監初爲
丹楊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歛葬旣而無以
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都門以賦百姓
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

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彙隸當時以爲楷法
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
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
客嘗盜脫志車幘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
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
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譔操素
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
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
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
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

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
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
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
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
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
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
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畢唯霓五前連地約
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考次至墜石礎星及水懸埒而帶
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
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
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
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

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百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
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
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
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
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
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
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嘗尋出爲臨海太守
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
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卽位爲太子詹事
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
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突懼墜井卒時

孫書無云崔氏三字
作世禮

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
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督觀皆即疏也後
重省覽權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
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
稷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
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
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本所
以范蔚宗云崔氏世禮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
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
少好百家之書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

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南仰觀堂構思各務办筠自撰其文章以
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

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祖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

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

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

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慨王融敗後賓客

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嘗梁年少何患不達

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一不替也豈徒然哉仲

梁無左字
叔當作司
徒佐

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至台致宰輔之隆所謂
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
風其表不墜亦云美矣

列傳第十一終

南史卷二十三

西川中鳳臺
氏國開山

列傳第十三

王誕

凡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綯 綯弟績 績孫克 彧兄子蘊 負弟份 份孫銓 錫 會 通 勳 資 固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

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

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

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

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

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

修等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修為陳諱乃徙廣州
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
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特廣州刺州
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詐孫伯符
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
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
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益終古勳
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
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武帝代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人行
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
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矜今輕身單
下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
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戶尚
書始興公嘏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
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總諸庭榭時天夜雪噤凍
久之偃兄恢排閣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
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
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
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
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

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輔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
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
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
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未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
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
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
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假無仲都之質而保
雪於北階何瑀關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驟與
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
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門之典廢
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文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

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
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木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
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
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
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
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
奔逆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斂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
少容致斥禮有列膠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誅今
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
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

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佞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竊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繫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省微羣得保叢蔭蠢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至以諷切之并

為戲笑元徽中臨川王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麇肥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太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

超宗下當重二字

侯以爲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交爲吳興束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任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祚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舟陽尹旣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牛宅侃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問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食

遂向東爲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襖實衣冠傾崎王性劣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懽王驚赧卽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梁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疇之性麤疎好犯亮

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噴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
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敬尊傍犬爲犬傍無敬尊若是有心攸
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噴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未
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
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
友祐祐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好攜薄祐昵之如
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_理悉由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
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
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
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
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
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於

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
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
裙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
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
尚書令固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
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
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
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帝宴華光
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
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
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
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

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蒼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厥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厥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厥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厥罷兵厥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厥厥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忌憚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厥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後為別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詔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

冰宋作水

未親政事親宋下又有政字

王華論徐傳詩南史所載與宋書不同當增補三字明矣之下當增補厥字若存慮其相來為禍致此殺害且畏臣

司馬張邵華性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知乃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繩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與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悔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寧子為文帝鎮西詔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寧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

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
存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
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
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與王道之一平假高衢
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
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
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
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
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
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
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安縣侯謚曰宣孝武卽位配享文帝
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琨華從父弟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
家以嬖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嶠嶠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故卽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
初爲桓修參軍修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修猶懷昔顧使王華訪
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
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嶽得罪晉世諸子並從
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
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
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
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
許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當致巨
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

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
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
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
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
將領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
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
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胤議社稷各
一神理案舊糾駁不爲屈時胤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
爲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
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
以壽爲般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
淚齊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

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
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
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
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
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
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
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
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
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
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表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
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爲人望才譽勳不
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瓊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和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辦瓊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蜂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

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曰不以霑濡而晚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宋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答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儁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卽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

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
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勢
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舊玉亦是玉卮無當取既
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
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
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
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
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
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
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久履徒跣告球
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
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

卒球徐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
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
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
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
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
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
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
孫真爲後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海太守
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
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

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表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琨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各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東門侍郎未及就考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欵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

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起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楊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

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詣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
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埋應
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
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
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
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
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
皇子並小上猶爲身後計諸將帥與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
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
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主字指景文弓長
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
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

猶東作稿

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表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粲粲爲
爲令居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
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
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虚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
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踏高
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
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
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
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
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

闕當作闕
上文當有不
字

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歎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恨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遵行已用心務思謹懍若乃吉凶大期至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倫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匪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表頴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在玉語人言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王曰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是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上旣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

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太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恭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

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祕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績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

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戶尚書廷尉績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絨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為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慙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身貴賤異童身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

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後爲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慙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 眞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眞繼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眞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眞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眞背曰阿奴始免寒士眞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楊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眞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

仕齊武帝以眞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眞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眞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眞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眞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申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眞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眞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眞亦馳信啟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眞恐辭情翻背敕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眞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眞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箠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囚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武本虎

及字衍

王與傳載殷敬
與齊書正相
詳載是諸王傳
當則前而亦有
蓋其之與誤處
別本可未檢今
應定也

敬敬言何以混

獻與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隳官免
爵耶彪堅執不同獻又曰宜遣典籤聞道送啟自申亦不患不被
宥乃令獻書啟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顯所執獻又曰忠不
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
獻請先驅螻蟻又不從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與
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
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
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禮佛
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與長子太子中庶子
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弟肅秉竝奔
魏後得黃瑤起嚮食之弟仙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
出繼特不離絕與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與參軍
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弟上宜有
與字

聖臣

份字季文任宋位始安內史表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
慟由是顯各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
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
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柩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
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令宴席問
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存體至理為無帝稱善
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
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
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
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
為銓錫二玉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人不復識

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表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陳武帝

左史當作佐史扶
按陳書元康元年
為右光祿大夫
佐史大其元年
左光祿大夫又自
右將軍進號安左
將軍故後云將軍
佐史如故南史前
則佐史將軍後者
謂佐史自將軍以下
皆為行也

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為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

光祿左史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勸

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

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

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

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

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

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

廣州刺史乃以勸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

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

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彫弊勸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

徵為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

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書令加侍中歷

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為廣

州刺史未行改為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勸不得之

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為

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之徵為

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勸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

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

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

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

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

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
啟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
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
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
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尅荆
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
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卽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
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姊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
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
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

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祭請
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
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其時焉
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毀
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
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駿並路傾覆之災庶幾
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貞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
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王鎮之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與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

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與元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

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

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

寶正當欲見其姪我不能為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

從弟遠之珪之族子素

孫秀之 延之 阮韜 延之子綸之

曾孫峻 峻子琮

弟弘之 弘之孫晏

晏從弟思遠

西華世國

本國三字疑依鎮之傳當作琅邪王國

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
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
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
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
即便引遷重中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
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
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爲尚書僕
射嗣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聞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
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
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去求
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
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

道規上疑有
劉字宋作

宜最

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
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
貞公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數所居舍亭
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
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
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
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
二婦女守閣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
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子
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祕書有限
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

宋無發事

婦宋作婢
女行
宋作五條
五辮

婦宋作婢
女行

誅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遂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爲豫章王疑驃騎長史疑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

儒林祭酒武帝卽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美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真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

本傳持節都督
江州豫州之新蔡晉
南史例舊作都督
是也

齊書王敬則傳
齊書王敬則傳
齊書王敬則傳

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歷史
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
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
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
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
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
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
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取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
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
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
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
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

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弟子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
嘗及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
簡子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
表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不以掌
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
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為政寬簡
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
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
之並方巖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珩有業行居父憂
過禮謝淪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梁天監
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

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
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
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
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與王
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
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
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者
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各桓玄輔
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
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
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

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墓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
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
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
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與初至武帝初建相國
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
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
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仕晉爲司徒主簿
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
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
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毋隨兄鎮之之安成
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

官當作家

道規無當有
劉字

傷宋作程

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
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
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
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
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
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
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
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貪
厲競若遣一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
深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

當作介介誤作介介
轉作個

晉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
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
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
萬齡少知名為孟和建威長史時表豹江夷相係為相司馬時人
謂相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
常出為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
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彥仕宋初為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
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為
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益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
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
參議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

王晏傳初晏為
太子中庶子
高帝時為
記室沈攸之事
難隨武帝鎮
益城齊高帝
時威權雖重
而衆情猶有
疑惑晏便專
心奉事軍旅
書翰皆見委
性甚便僻漸
見親待常參
議機密建元
初為太子中
庶子武帝在
東宮專斷朝
事多不聞

宋作昭質王
國常侍員外
郎相三

初起家臨
晉國常侍員外郎
轉中郎將武
外郎則前不可

啟晏慮及罪稱疾自疎武帝即位為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
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
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疑
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
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
尚書令王儉雖貫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
官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
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
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
謀廢立晏便響應接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
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湛兄弟握兵權遲
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湛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

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
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
動給兵千人晏篤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
非武帝故事眾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
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
明帝代晏領選晏啟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
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
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
默然變色時帝常道腹心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
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
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
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疎中興初雖

若上題有
徐字

齊無文字

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啟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位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栢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加以紙裏桷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又於北山廟

獸本虎

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嘉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種松栢與廬江河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

監作佳

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吳郡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日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

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因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帝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醪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旣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

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取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郎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語任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醢毒恭帝卽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墮制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欽作亂珣子弘歛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

南史二十四
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恠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極枯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瞻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王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各預計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

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六月故二十五日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惰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輿之征虜王簿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

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
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鎮東
府長史新亭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
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
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頎亦同清援龕
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
夷滅母韋氏攜之遁於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
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
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
王府錄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
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

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
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
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
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卽禽靖送建
鄴進爵爲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
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
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
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猛督
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
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籍橐不食歎曰
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

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欵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
 至送故情深卽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
 卽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
 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人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
 物一千段及遣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
 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
 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
 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
 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晉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
 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
 軍事謚曰成納之弟壤作之字道茂位司空謚參軍壤之子之字遂之
 遂之字宣紂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

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
 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二
 年遂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南
 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遂之率素衣裳不滌几案塵黑年老手
 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
 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素字休素彬五世孫而遂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曾祖
 望之祖恭之竝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
 居不住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螭清長
 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螭賦以自泄卒年五十四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
 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

字

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彦之

垣護之

張興世

孫搗 搗子沈 沈從兄溉 洽
洽子仲舉
弟于崇祖 崇祖從兄榮祖
榮祖從父闕 闕弟子曇深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

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符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

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符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

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因未

能去臥林中有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

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

魏川中鳳
氏書印

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
隨後得濟與敵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
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
乘火行百許里以勉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
諱故皆以字行敵字元德北土重同然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
者莫不竭方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仲
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
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
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
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
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尅建鄴仲

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
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
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並欲
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
震六合祇寇豕突恃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
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悅及武帝與
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
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
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
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牛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
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
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

手仲德料魏諸語南
又與宋書不同當
存之南史太略不見其
意王

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婦心故當以建鄴
為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
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
棄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
土情偽必墮其詐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
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
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使捨舟士
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於濟南歷城步
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
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
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
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虎改

不忠

子正循嗣為家僮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
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
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
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
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
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
尅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
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
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
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
琅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彥之為驃

卷之三十五

三

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卽以彥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

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修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瑒

搗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搗功臣之後自長

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馬撫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
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伎陳
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撫入
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撫由是更以貶素自
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
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
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壘屐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
而遁死問至撫懼詣齊高帝謝卽板撫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
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撫同從宋明帝
射雉郊野渴倦撫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撫家懷其
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
撫侍舊酒後齊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荆蠻其俗鄙復謂虞宗

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旣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
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
之王敬則執棋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
左丞庾杲之所紕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撫
問訊不修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

史卒子沈嗣

沈字茂溁幼聰敏五歲時父撫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便
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監初爲征虜
主簿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
詔沈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沈爲二百字三刻
便成沈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
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沈爲殿中曹侍郎此

曹以文才選沈從父兄漑洽並有才各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
太子中舍人沈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
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漑字茂灌爲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
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因提攜漑洽二人廣爲
聲價所生子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梁天監初昉
出守義興安漑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
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瑪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
顯及漑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
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
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
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漑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

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惠當及時無

待涼秋曰漑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鬢假令金如粟詎使廉

夫貧還爲太子中舍人漑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

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

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漑

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漑常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

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

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

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

漑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漑許之如初

漑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漑左

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

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
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
既持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
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既第居近淮水
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
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歛板對曰臣既
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
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漑奕棊入第六品常與
朱异韋黯於御坐棊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
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少有美各遂不爲僕射人爲之
恨漑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
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漑家世所立漸得祿俸皆充二寺
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
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
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
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歛
歛以法服先有家窆歛竟便塋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
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
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
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
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漑卒鏡子蓋早聰慧
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
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

死後漑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漑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大清亂赴江陵卒漑弟洽

洽字茂公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曰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沆漑遲曰正情過於洽文章不減漑加此清言殆將難及卽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漑爲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別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

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彩照于室內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

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帝甥獲免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強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奉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

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
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鎖三
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
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爲江
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
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
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
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
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
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
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修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
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

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爲右

字元景

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
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
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
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

逆嗣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

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

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

不知逕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時孝武已卽位以爲積

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異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

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

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

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
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
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門郎
規害高帝崇祖建築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
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勸數百人將入魏界更
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祚恐魏致討以送
劉昶為辭以為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
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
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
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
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
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隸水勢

制當作利

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
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
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
乃啟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
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
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
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
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卽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
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
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
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
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

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
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此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在豫州聞其
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
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運遷改恭叔以柳元
景中興元勲劉劬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
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
善政所致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
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
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
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
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

襲祖下當
重二字

廢帝夢中之言恰與
此合天意人情如此宜
乎晉安之終敗也

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
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
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
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
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
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
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諸僕射褚彥回除
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西
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墜地無
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
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

中字衍
相字衍

垣闕垣連子孫祖從
齊書誤以爲

祖子南史已正其
義亦多與齊書異
又宋書闕凡闕附垣
垣之傳言其母基
東阿寺道合雲洛所
發闕與闕共般墨
等五人指官歸罪見
原闕為義與太守家
州刺史後為克陵王
誣所殺南史既闕闕
不載而般墨洛事亦
不見于闕之傳太略
南史闕為交州刺史
州刺史並州刺史歷
交尚書衛尉平于金
紫光祿大夫齊書則
法南新蔡三郡太守
歷散騎常侍領長
水校尉右衛將軍加
給事中領騎驎將軍
軍果遷金紫光祿大
夫自金紫光祿大夫
外所歷官無同者宋
書闕與弟般中將軍
闕則南史齊書又皆
無之人之身亦錯不
同如此史之所載有不
可二詳考者矣王

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
今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叩
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榘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
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令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
取奴尋過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
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
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
響事方鎮皆啟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
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
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
暴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闕罷州還資財鉅
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闕還至南州而孝武宴駕擁南資為富人明
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
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闕至
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闕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
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闕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
尉齊高帝輔政使褚彥回為子晃求闕女闕辭以齊大非偶帝雖
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主佃女謂豫章王疑曰前欲以
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
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
禧伯襲爵禧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閣

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
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輒遣蕭寅代禧伯爲郡禧伯亦別遣
啟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
乃赦禧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
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
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
閔爲交州閔弟閔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
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
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于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
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旣盛美甚有容德自厲水霜無敢望其門者
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
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貌級妾若一同灰壤則何
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
遂得至鄉塋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
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
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
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
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
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
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明帝卽位四方反
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
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

黃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沂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

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

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
欣泰早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後爲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
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
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武帝帝曰
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
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啟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
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南中兵
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
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
且頓軍夏口宜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淮尹略等
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
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啟之武帝怒召還都

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閒放聲伎
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
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
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
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
古人畏心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
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
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
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
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
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舍德王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
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

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刃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三十六

齊作四十六

論云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人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而疑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清晨校畢



